

巴黎第三大学文学博士拉朗德来我校讲学述评

江伙生

罗国祥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文学博士贝尔纳·拉朗德先生(M. Bernard Lalonde), 他受法国教育部和外交部的派遣, 从四月二十日到五月二日在我校讲学。

拉朗德先生不仅熟悉法国文学通史, 对某些作家和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而且还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 在研究法国文学的渊源和现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他这次来校讲授的赤贫小说(Roman prolétarien), 大众小说(Roman populaire), 以及通俗小说(Roman populiste), 使人听后耳目一新, 在文学流派的评论, 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分类等方面都引起了人们许多新的思索和探讨。

拉朗德先生说, 所谓赤贫小说, 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La littérature prolétarienn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早在巴黎公社时期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从作家的世界观, 创作方法, 还是从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来看, 它都是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仁·鲍狄埃是公社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的《国际歌》是响彻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战歌。另外, 象女诗人兼散文家路易丝·米歇尔, 公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列昂·克拉代尔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文坛明星。拉朗德先生说, 他在这里提出的赤贫小说是指稍后出现的一种工农大众的文学。它的作者几乎全是工人。写作前是工人, 写作时是劳动的直接参加者, 作品发表后, 他们仍在劳动岗位上。这类作品采取写实的态度, 表现了工人赤贫痛苦的生

活, 肩负的沉重劳动和某些合理的要求。代表作家有亨利·布莱依(Henri Boulaille), 他的代表作是《职业》(Mes métiers)。

拉朗德先生指出, 还应把赤贫小说, 无产阶级文学与共产党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muniste)区别开来。象阿拉贡和他的诗集《碎心集》、小说《共产党人》, 以及艾吕雅和他的《政治诗集》、《礼赞集》等都是另一类无产阶级文学, 不仅作家本人都是共产党员, 而且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宣传共产主义, 歌颂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

所谓大众小说, 拉朗德先生说这是就作品拥有的读者面而言的。如果以作者本人是否属于平民阶层来决定一部小说是不是大众小说是不对的, 因为从来没有一部大众小说的作家是纯属平民阶层的。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是脍炙人口的大众小说, 但作家却出身于一个将军的家庭。如果以作品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属于平民阶层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大众小说也是不对的。因为象在《三个火枪手》中, 作家描写的是法国十七世纪的宫廷、王公贵族的生活, 从王后, 首相到廷臣宫娥, 从侠客勇士到在逃的苦役犯, 无不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所以拉朗德先生总结说, 所谓大众小说是指一本为人民大众而写的作品。如果作品的发行量大, 拥有的读者面广, 读者的绝大部分是属于人民的范畴, 那么这部作品就属于大众小说的范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法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十九世纪以后才逐步壮大起来, 所以主要是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大众小说也只可能产生于十九世纪以后。

在当今的法国读者中，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就是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大众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上流社会的男子对这类文学是不感兴趣的。这是因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法国妇女，包括上层社会的妇女在内，受教育的机会比大革命前少得多了。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是不愿让广大妇女参与政权的管理和建设的，于是限制其在文化修养上的提高，通过各种形式减少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许多教授和高级官员的夫人常常深居简出，操持家务，至于广大工农，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拉朗德先生由此引出结论：如果一部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工人，农民，市民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的妇女，那么这部作品便可说是大众小说。

一本书出版了，首先要知道的是：谁是它的读者，读者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从事的职业如何。在法国文学史上，有两条大的分界线：第一条是以十八世纪为界；另一条是以十九世纪末为界。二百年以来，也许更早一些，法国城里的人就已全识字了；然而就是一百年以前，农村识字的人也是极为个别的。当时农村在读书方面的问题是：一，书源问题，二，读什么样的书。一四六五年法国印刷术出现以后，书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当时有一个叫米歇尔·德·蒙泰涅的绅士，他的私人图书馆里便藏书达一千册以上。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即使在学校里也只有老师才有书，学生是很少有书的。那时唯一书多的地方是修道院。在印刷术普遍采用以后，也不是人人都有书读。第一，书价太昂贵，第二，国王为显示自己的博学、多能和富有，把大部分书都集中在国家图书馆里，有限制地让人们向其借阅。在乡村，那怕是最边远的地方，开始出现了一种肩背叫卖的书商。一只背篓装上几拾本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一点，很有点儿“杂货担”的味道儿。但较集中的还是自然科学，文学故事和娱乐消遣

三方面的书。作者往往是匿名的，或者本来就是民间流传或集体创作的。这类书在各方面都是正统的，保守的。是由于农民的需要产生的，还是由于书商的行动时时受到官方的检查、警察的监视而造成？我们不得而知。这是最初关于农民的书源问题。稍后在城市里，报纸上出现了连载小说，再往后袖珍小说便流行起来，既便宜，又便于携带。现在人们常说的“消费小说”，即“地铁小说”，“公园小说”，“野外郊游小说”可能都同袖珍小说有某些渊源关系。至此，读书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

大众小说的情节往往是这样的：各种人物在一个地方相会，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分离，历尽各人的艰难困苦，以最后在一个地方重逢而告结束。这种最后的相聚也分两种情况，一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人物在分离后的苦难中往往濒于绝望，而在一个偶然的会又欣喜重复；二是分别前就抱定了要最后重见的决心，分离后各自为重逢而作出努力，最后终于达到目的。如果最初的相会双方是一“贵”一“贱”，如一个王子与一个妓女，故事情节往往这样发展：蜜月之后，他们有了孩子，种种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离，最后他们重逢了。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王子不能娶妓女为妻，于是这个妓女就生病，死亡，王子带上孩子和另一个有地位的公主结婚。一方面是悲惨的病故，另一方面是喜庆新婚。这人间的平不平往往在读者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澜。

当然，不少大众小说的情节往往是另一个模式，即一个穷苦的女人找到了一个有钱的公子，经过无数的磨难，终于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当今大众小说最有名的作家是德利(Delly)，其代表作是《奴隶或王后》(Esclave ou Reine)。故事讲的是一个穷苦的少女被一个俄国王子看中，他要娶她，她不愿意。但由于她继母的强迫和威胁，她终于嫁给了这

个王子。婚后，他们并不幸福，特别是她忍受的几乎是一个囚徒的生活。在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得知是她的继母杀害了她亲生的母
亲，而且王子早知道这件事。于是她怀疑王
子和她的继母之间有暧昧关系，几度悲痛欲
绝。后来在一次打猎中，她险遭饿狼的伤害，
王子赶来救了她，自己却被一只突然出现的
熊所伤。由于共同努力，才从熊口脱生。这
样，他们终于省悟到：他们必须相互依赖，
于是小两口重归于好，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本书的读者很多，一版再版。妓女们
特别爱看这本书。她们处境穷苦，卖笑生活
使她们厌倦悲伤。小说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
着她们。一个穷姑娘找到一个富贵公子，这
是妓女们梦寐以求的事儿。小说中虽有自然
主义的肉感描写，但总的倾向还是好的。

大众小说还有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人
头猎人”(Le chasseur de tête)。主要是讲西
方大企业主们用所谓“试用”的办法剥削失业
者。企业主们挂羊头，卖狗肉，把失业工人
骗来，说是“试用”，劳动负担极重，得到的
报酬极低，“油水”到手，便把他们一脚踢开。
所以大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苦大众
的呼声，抨击了剥削阶级的凶恶、毒辣，对
生活底层的劳动者寄寓了同情。

大众小说这套丛书由阿尔坎
(HARLQUIN)出版社出版，每年印数达一
千八百万册以上。虽然主题总是差不多，只
是把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模样换一换，但这
套书总是畅销的。法国人说阿尔坎社出版的
这套丛书就象“卖面包，每天的面包总是一个
样，可是总有人买。”

所谓通俗小说是就作品的主人公而言
的。他们纯粹是一些一般化的人物，既不是
最杰出者，也不是最平庸的芸芸众生，而是
“你、我、他”这样的平常人和他们极为常见
的日常生活。作家欧仁·达比(Eugène Dabit)
的《北方客栈》(Hôtel du Nord)是人们常谈
论到的一部代表作。它讲的是一座专为一般

人开设的小客栈，店主人的家庭是个小康之
家，妻子、儿女都是店员，在此歇脚的全是
些平常人。小说中既无激动人心的场面，也
无引人入胜的情节。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家是
基·德·卡尔(Quy des Cars)，著名之作是
《作弊的女人》(La tricheuse)。小说讲一男
一女，男的是个年青的美国人，女的是个年
龄比他大得多的法国人，他们共同生活了一
段时间以后，女的突然失踪了。后来男的又
碰上了另一个女人，极象他那失踪的情妇，
只是年轻多了。那女子自称是他从前情妇的
女儿，于是他娶她为妻。但事后不久，他又
去找他那失踪了的情人，但未成功。归来后，
妻子说要自杀，因为她认为他不爱她。最后，
那男人发现他的妻子和原先的情妇竟是同一
个人，只是请医生用了一种药使她变年轻了
而已。

通俗小说的主人公，性格往往怪僻，色
情。不管男女都吸烟，酗酒，寻求刺激。小说中
人物的社会地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不
穷也不富，但极想发财，且慕求虚荣，常常
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结局往往是不幸
的，但有时也带来好处，喜剧般地结束小说。
一般的小职员很喜欢读这类小说，他们生活
无着落，走投无路，只好和小说中的人物一
起“做美梦”，聊以自慰。这类小说，有时也
宣扬爱情专一论，即在一个男子的私生活中
容不下两个女人。这类小说里常常有这样的
情节：母女俩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
娶了女儿，于是母亲出走。但是那男子却时
常思念着母亲。果然有一天，母亲奇迹般地回
来了，女儿便想法自杀，因为她发现她丈夫
爱的不是她而是她母亲。这类小说的作者从
来不给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做什么结论，而
是让读者自己去品味。通俗小说的语言虽不
优美典雅，但也明白流畅，接近民间口语，
好读易懂，当然有时也有不少病句。

拉朗德先生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为楷模，

(下转 55 页)

重。无私才能无畏，正是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铸就了鲁迅一副铮铮铁骨，屹立在中华民族的伟人群象之中，成为最为光焰照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光辉人格的典范。

- ① 巴金：《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 ③④⑫⑭⑯⑮⑳㉑㉒㉓ 《鲁迅书信集》第270、1092、967、162、1017、380、952、615—616、217、215页。
- ⑤ 《毛泽东选集》第594页。
- ⑥⑨ 《中国地质略论》。
- ⑦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
- ⑧ 《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⑩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⑪ 《坟·灯下漫笔》。
- ⑬⑮ 《两地书》六二、七一。
- ⑰ 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
- ⑱ 《华盖集·通信(二)》。
- ⑲ 见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 ⑳ 《二心集·序言》。
- ㉑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 ㉒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㉓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9日。
- ㉔ 《鲁迅日记》1915年12月3日、5日。
- ㉕㉖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㉗ 景宋(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 ㉘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 ㉙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 ㉚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 ㉛㉜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 ㉝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 ㉞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㉟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 ㊱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 ㊳ 《且介亭杂文·后记》。
- ㊴ 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第10页。
- ㊵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页。
- 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上接 82 页）

赞赏那种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社会意义重大的传统小说，但他并不排斥从五十年代起正式形成一种文学倾向的反传统的“新小说”(Nouveaux Romans)。“新小说”的作者们不致力于内容上的挖掘，而着笔于形式上的追求。它的人物无主次之分，个性模糊，身世不明，很少涉及重大题材，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它反对传统小说中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手法，而多用第一人称，有的甚至采用第二人称。用语常常模棱两可，叙事往

往错综纷云，不仅一般人读起来叫苦不迭，就是知识界也说“新小说难懂”。象罗伯·格里叶(Robbe Grillet)和他的《橡皮》(Les gommes)，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和他的《改变计划》(La modification)，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和他的《故事》(Histoire)等，都是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虽然人们对“新小说”提出了不少的责难，但毕竟不能否认它在文学创新方面所作的许多新的尝试。